

古丈坪廳志卷十六藝文下目錄
藝文第七之下

金石之類 藝文下之二

序文 序文三

復溪州銅柱記

邊哨疆域考

引

一 五寨哨

二 長甯哨

三 箭塘營

四 盛華哨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李宏臯
侯加地



- 五 永安哨
- 六 永甯哨
- 七 鳳凰營
- 八 王會哨
- 九 清溪哨
- 十 洞口哨
- 十一 靖疆哨
- 十二 篁子哨
- 十三 乾州哨
- 十四 強虎哨
- 十五 石羊哨

十六 小坡哨

十七 鎮溪所

又有二營

龍首營

拱辰營

蓄禁桐茶碑序

修理古丈坪廳署碑記

論議之類 藝文之四

序文 序文四

治苗論

修邊論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練勇論

比田論

覆總督百齡書

總論苗境事宜務為築堡議

近苗疆各邑築堡議

苗巢附近舊時營路築堡議

獎勵義勇議

覆浮費議

請更定苗疆章程議

苗平要策

一潰心腹

無名氏

董鴻勳

傅鼎

嚴如煜

二散黨與

三奪要害

四申策應

五反客為主

六用奇決勝

運糧法

近生苗數百里內郡縣

自來言苗事者

營地說

比堡

錄邊牆議

劉應中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三

古丈坪廳實政條議

陳季春

一開辦煤鑛

二開水利

三桑蠶

四採買機器軋棉花

五開種荒山

批語

疏雁江工程說

陳季春

疏羅江圖說

唐雨林

批語

詩歌之類

藝文之五

序文 序文五

留別古陽

撫民府譚震

其二

其三

其四

書後

古陽穿洞留題

生員黃祥雲

有序

南浦 和濤

鍾震

題九疑畫絹

董鴻勳

書尾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送人之官

董鴻勳

有序

書尾

諸體記事之類 藝文之十六

序文

夫為妻譚說

許炳元

論馬氏立銅柱

董鴻勳

記古丈坪廳義勇三起

杜生龍

古丈坪廳志跋

以上藝文第七下凡金石之類論議之類詩歌之類諸體記事之類為類四為序文四為跋一是為古丈坪廳志第十六卷而

志完矣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五

藝文弟七之下

金石之類 藝文之二

知撫民事湘船重鴻動纂撰

序文

古者勒名景鐘紀績太常山河水渙乃有銘言之詞玉版金繩爰載典常之制以及麗於絳揭諸道繚宮梵宇之修理官寺倉廩之經營詩歌遊記有道馮文惟金石之是資俾流傳以不朽應志前六篇界限謹嚴非古丈坪廳改建撫民治後惟有土地可憑見聞真切文卷覆稽圖說可核者不及藝文一篇則旁及於土司溪蠻之已事與夫未改流以前未改撫民以前昔之經制苗之勝算遠謨皆選而錄之俾讀者隱得古丈坪在土司當日情形與當時號苗疆者是何景像前人極力經營乃始得今日之安也蓋古

古丈坪廳志

卷十一

六

丈坪廳乃土司故壤而所屬五十八寨之苗人又緊接乾保一帶昔之時皆以乾州苗人統之又以鎮溪所混稱於內亦鎗竿鎮巡經畫所先及故以苗情馴良迥非今乾鳳永各苗所得比擬業於各篇詳之藝文特寬其界限使戡定與綏輯者之心力實已及於古丈坪當日者為不汲也金石之類宜若可求詳而採訪卒無所貺餉僅備一格然銅柱之文本古之士司之日之最古文字為廳志之不容闕記者其餘亦利害之所關不可以不鑒於我前人以詔我後生者孟夏二十一日鴻勳序

復溪州銅柱記

粵以天福五年歲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宏臯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武十八年平徵側於嶺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

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之慶曆緒
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羣師內附古
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
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宏臯承教濡毫載叙厥事蓋聞祥
柯接境繁瀛潰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
中古漸而羈縻泊師號精夫相名媿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
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藏由
已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
三四代長千萬土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
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間隙俄至動搖我
王每示含宏管加姑息漸生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

疆吏告逼郡人失甯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
至自焚時晉天子肇造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
王之令謨册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
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效命王乃以靜江
軍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副以偏師征鼓之聲震動谿谷彼乃棄
州保嶮結寨馮高吐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勅度遵廟算密運神
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糧
糗乏轉輸之路固甘歛甲豈暇投戈彭師杲爲父輸誠束身納款
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携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以事蜀王
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
耆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授彭

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於平斫溪之側將佐銜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鏑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疊百越底平理保人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涂勿矜激湫飛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甯撫若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雷祖宗之德宏臯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

節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旋爭登若平地五溪之眾不足憑我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

古文碑廳志

卷十六

八

神保子孫兮千萬春

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以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發兵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頭將本管諸團百姓軍人及父祖本分田場土產歸明王化當州大鄉三亭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依舊額供輸不知管內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州四界劫掠該盜逃走戶人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並都募探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有罪本官申上科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准前差發大軍誅伐一心歸順王化永事明庭上對三十三大明神下降宣祇為證者王曰爾能恭順我無征搖本州賦租自為供贍本都兵士亦無抽差永無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業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誠可以元

鑒

前紀事中頌詞後訾詞今會溪坪距廳治不遠廳之故壤又本在溪州宇下今觀此記明切整贍不驕不敖李學士宏臯五代史祇作李臯彭氏世有溪州在後唐吳敖駢叛辰州刺史彭瑊討平之遂世有溪州由是曰五季以來至昔在未改流經五代宋元明雍正年間八九百年矣而世有功勳於歷代及

國朝且輸誠向化千年之久不忘故土仍還於江右祖宗墳墓之鄉較之南越王奉漢不終卒以聞喜獲嘉名縣眞定之故鄉徒有守吏吳越王五世有浙餘杭尙留衣錦之鄉西湖亦有松楸之奠而比之傳世千年民歌其惠至於今不忘如在目前其受土與錢氏同時而遺澤至今有拖沙哈哈番之襲吾欲求彭氏所以治州

古文坪廳志

卷十六

九

善政集爲一篇乃不可得每聞廳人言土王彭氏如昨日事良用愼想讀銅柱記既感於昭靈武穆昭宣之功爲不可忘尤念彭氏世有溪州至於此之久而又代有聞人非滇黔土司或長踞千年而乃汲汲無聲聞者比也因附識之開州董鴻勳既錄識

邊哨疆域考 有引

侯加地

辰郡介夜郎牂牁萬山嵯峨不百里爲古槃瓠地種類星羅自少保張岳始議建哨兵備袁應文守備陳帥表諸人相繼而來險要漸歷營堡漸增庶幾防維不遺餘力顧民苗叅錯生熟雜居聚落有方隅出入有路徑不有以審其疆域要害之詳無以見聯絡應援之勢是用考其原委以爲籌邊之助鎮筸古巫黔極北記所謂三楚之園五溪之徼是也西北有所曰鎮溪東北有坪曰篁子故

統曰鎮筵云其五寨則主將駐劄地迤而北則長甯箭塘盛華永安甯甯鳳凰王會迤而東則清溪靖洞子轉而之東北則乾州強虎轉而之西則石羊小坡其他小營堡各附其地而以鎮溪所終焉轄地廣袤八百餘里東距盧溪南抵麻陽西接烏羅北連永保東南一百里界乎辰溪東北二百里界乎沅陵西北三百里界乎蜀之酉陽石耶邑梅西南一百五十里界乎黔之銅仁中間凡爲哨者十四爲營者二爲所者一

二五寨哨倚叅將鎮城東至石羊南抵永安切近苗西陵崑坎直通黑潭坪冷昔生寨設立崑江小營防禦北接長甯通殺牛坪三箭塘湄筍等巢青山木林二處各立小哨設砲樓五
曰蘆荻 曰奇山 曰永豐 曰蒿桑坪 曰平寮 設隘門三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十

曰 西隘 北隘 永豐隘 苗路如湄亮 布管 羅鐵崑坎
乃其大門與 長甯會哨於崑坎 與清溪會哨於湄亮緊扼木林哨截大路之險設伏雷公田防徑路之襲此五寨哨之喫緊也城內長官司直隸布政司土酋里無制差役繁苦較縣倍甲民強半逃竄鎮斯城者不可不加意調亭

二長甯哨舊名長衝東抵沅溪南連五寨西至崑坎江青山白巖諸路北至殺牛坪三箭塘字維關湄亮等苗巢守此最爲險要設砲樓二曰 奇梁曰 後山設隘三 上隘 下隘 奇梁與永安會哨於穿洞 與五寨會哨於崑坎緊扼青山邀崑坎之路設伏潭頸防牛隘之來此長甯哨之喫緊也
三箭塘營原係長甯哨汎地東至長甯南連盛華營接相倚西抵

苗巢壯接清溪設砲樓一曰 長凹其中石灰窑等處係田出要
路又近於火燒灘雖令隆苗龍六保把守然最宜加意防遏之箭
塘營之喫緊也

四盛華哨舊名魚洞坡萬歷三十六年建東至清溪南至永安西
北俱接苗巢設砲樓一曰 永鎮以通箭塘烽烟 與箭塘營會
哨於田家寨以遏郁梅長凹苗路惟是哨據微外隔越大河春水
泛漲舟梁不通每虞應援難以不可不慮也

五永安哨舊名牛坳堡東至五寨及長甯通黃臘等民寨南抵都
羅金子江民寨西距永甯營北連烏巢江路通川湖貴三省苗巢
設小營一曰 黑龍營以苗犯總侯勝守之設砲樓五曰 黃臘
曰菖蒲曰 崑坎曰 下山曰 洛濠設隘門二 苜蒲隘 黃

臘隘設永順土兵營擔承苗路惟巖坡老田衝馬頸潭爲會歸之
所 朱衝口舊營黃巖坡舊隘爲總要之區 與長甯哨會於穿
洞與永甯會哨於馬頸潭緊扼瓦廠設伏老田衝此永安哨之喫
緊也

六永甯哨舊名丫刺關隆慶三年建東連永安南抵小坡西至鳳
凰營北連貴苗卽古總兵營也設小營一曰龍鄂營以苗犯總文
忠守之設礮樓三曰 總兵營 木星衝 苗路如朗甲
江巖落寨天馬山等處乃其門戶與永安會哨於木星衝與鳳凰
會哨於郎中江 與王會會哨於天星塘緊扼婁塘關設伏嚴洛
寨連束窩里熟苗使之把隘此永甯哨之喫緊也
七鳳凰營舊名鷄公寨正楚北極邊東至郎中江接連永甯南抵

天星塘接連王會西鄰貴州龍潭北通生苗巢穴設砲樓一許坐屯其地聯絡上下巖口楓香樹田疇茂林大陽等生苗巢與永甯會哨於郎中江與貴州龍潭會哨於十八溪此鳳凰營之喫緊也

八王會哨舊名火車嶺萬曆三十六年建在楚疆絕徼爲兩省要害之區東與永甯鳳凰比鄰西與黔省以苗接應南抵銅仁北迄苗境設天星塘礮樓一所有栗樹坪皮衝江口等處係苗出要路與鳳凰營會哨於栗樹坪 與永甯會哨於天星塘此王會哨之喫緊也

九清溪哨東抵五寨司管下黃茶民寨南距殺牛坪民寨西連牛隘苗路通三箭塘苗寨北經黃巖江達洞口中設黃巖江小哨設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十一

礮樓五曰 黃土圍 杉木坪 高凹 黃巖江 龍滾坡設隘門一曰 南隘諸苗乘間竊發必龍升涓隆大面山及三箭牛隘爲總會之所與靖江會哨於涓隆 與五寨會哨於涓亮緊扼木坪截柴山之路設伏高凹防清水塘之發此清溪哨之喫緊也十洞口哨東至五寨司管下都吳石坡南近清溪約中立靖江子營接大坪等生寨西連大禾衝通三汶江地嶺坡四保諸苗寨北抵篁子坪又名後寨直逼大小略變紅巖下水等寨設礮樓三曰鳥牌 高凹 鷄子設隘門一曰 市關隘設保靖土兵營擔承諸苗出劫則總門新寨都良田爲必由之路又有土橋雙洞去木哨較遠俱宜防守與篁子會哨於總門 與清溪會哨於涓隆緊扼黃連塘禦後寨之衝設伏鳥排江據都良之險此洞口哨之喫

緊也

十一靖疆哨東至哨子坡民寨南至黃巖江清溪交界西至木里苗寨北至高羅洞口哨交界設鈹悛三日 油草塘 高羅升平 設關隘一日 黃巖如如板田隴萬榕江木栗坪龍才木里等處 但苗賊出人之所雖時有降苗叛服無常未可遽恃 與洞口會哨於高羅山 與清溪會哨於黃巖江此靖疆哨之喫緊也

十一算十哨有長官司附土巡檢司東抵辰瀘界南至洞口哨西接三磴坡係出要路壯連灣溪小哨直乾州設小營 二曰大麻 曰 礮木 設礮樓五曰 獅子坡 曰巖凹 鐵垵 雙洞 上營設隘門四曰 南隘 西隘 茶溪隘 冲兒隘設保靖土兵營擔承其中都羅溪三磴坡老虎洞雙溪 得禾衝 最為

諸苗要路與強虎會哨於爆木營 與洞口會哨於總門 夜游 山羊洞扼大田之警設伏一渡水寨雙溪溪之路至於山羊議增 小哨哨迤北修築邊牆此算子之吃緊也

十三乾州倚哨守備鎮城河通辰州常德二府故積餉在焉東至瀘溪縣蠻夷民寨南抵五寨土民寨西連算子坪苗寨北距鎮溪所苗寨設小營三日灣溪以連強虎算子之勢曰衝果以捍辰溪 瀘溪之民曰乾甯以塞都羅溪茶坪凹之口設礮樓四曰 巖牛 望城 桐木 批把於瞭守傳礮最便其中如萬相竹刷諸苗於 三汶為必由之路與強虎算子洞口發兵會哨遙震軍威扼關守 之此乾州哨之吃緊也

十四強虎哨東抵乾州南接灣溪小哨西拒勞神順苗寨旁通瀘

鵠昔郎等寨生苗北至鎮溪管下地岑民村設砲樓三曰
麻衝 三都 麥地設隘門二曰 東隘 西隘設永順土營擔
承爲桃花寨琴圖關龍爪溪葦候葦黨都羅溪必由之路 與乾
州會哨於桃花寨 滑板溪 與葦十灣溪會哨於爆木溪都羅
溪夜遊龍爪溪設伏琴圖關此強虎哨之喫緊也

十五石羊哨東至巖門巡司通辰州府大路運河 先年爲積餉
之所廢棄倉場理宜議復南抵水田營通麻陽達沅州西接清水
營直達永甯銅仁苗穴北拒五寨接清洞乾州葦子等哨附設水
田中營一設砲樓八曰龍公寨曰 芭蕉溪 曰銀壹寨 沙子
凹 洞溪 南高樓 頭栗山 中栗山 設隘門六曰太平隘
成佛隘 五龍溪 白箴隘 雙江隘苗每跳梁安甯洛濠爲必

古丈坪廳志

卷一十八

十四

由之路有警應援安甯兩哨爲扼吭之區如米巖溪洞下江皆宜
會哨此西洋哨之喫緊也

十六小坡哨東抵銅信廢哨南接沅州後山鄉西鄰貴筑施溪界
北連永甯直通貴苗亞寨本哨爲麻陽屏翰麻爲辰州常德襟喉
先是正德嘉靖間貴州鹿龍山苗直犯沅州之江西街了刺關湖
苗徧滿麻陽之潭家寨幸調漢土官兵堵截百姓稱甯隆慶三年
守備陳師袁議改丫刺關爲永甯哨矣嗣後本哨先後添設小哨
四曰水塘凹 清水塘 十八坪 杜壤勢成犄角設礮樓八曰
鐵山 石榴坡 竹山 觀音 太平 黃土田上高 南木山
設隘門七曰 銅錢 山隘 上隘 下隘 乾竹隘 罵勞隘
小桐隘 新路坡其間如雷打坡亞魚潭蠟旁溪新張灣坪

等處爲苗出總路皆分兵互守此小坡哨之喫緊也

十七鎮溪所東至沅陵縣界二百里北至保靖界百里南至乾州哨十里西至酉陽二百里所轄原爲盧溪丑種蠻民洪武時有不
服編造戶冊者縣主簿孫應龍以舉孝廉來任入洞招撫遂領渠
者場一筭赴京奏設鎮溪軍民千戶所以應龍爲鎮撫段文爲千
戶陳牙宋貴爲副千戶三十年五月抵鎮溪創設衙署建立制度
分一百二十四寨爲十里令楊二爲百夫長鈴束之其零星戶寨
一百三十二名充土軍守城池寇亂則聚爲軍事平則散爲民故
名軍民所其俗悍獷下四里常與永順連壤互爭官勘經百餘年
乃定至上六里苗民則陽順陰逆永順苗與保靖苗爲讐每陵上
六苗以保靖苗若時令永順土司撫諭偵探又時有衣柳之防庶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八

十五

邊明可以消弭矣一所二營十四哨之大略也又有二營

龍首營在麻陽濫泥鄉萬歷三十四年建

拱宸營在辰州城七十里 奇坪巖凹地外二里生苗萬歷四十
一年始設營云

此考刊於辰州府志於邊哨至詳前代防苗者至矣志隘不能盡
錄此考可代各議數篇具永順與永順界者皆指古丈坪疆域以
永順縣之屬苗疆與從前永順同知所轄之屬苗疆者皆畫於今
之古丈境內則明時永順土司之近苗疆皆在今古丈坪廳域內
矣惟所謂永順苗者則祇就鎮苗言之在今乾州并古屬苗內矣
夫古今之時勢不同今苗疆同化邊哨久同內地詩書之澤既廣
教育遂於此而畛域盡泯道德共由去千年頑梗之風養

熙世和平之福豈不甚幸而情勢無古今無常變無民苗守險安危之道因有取於茲考董鴻勳謹識

蓄禁桐茶碑序

道光三年立村人公議無著者名學生楊延康抄呈

吾鄉之中貧寒日甚生產不繁土地皆瘠山廣田少非膏腴之地可比所出之利別無大宗其五穀雜糧不足以供地方之用惟銅茶此地方之一大利也奈何游手好閒之流惰農自勞不昏作勞往往伐木不已而傷其財源是以一人有飢寒之憂眾鄉焉有不同者乎茲者公議自今以始當一體遵議款之條共保地利有私伐桐茶之木者無論貧富悉罰錢三串文至於雜木果樹有砍者罰錢一千文其所罰之錢充人公會以修道路之崎嶇檢茶檢桐亦有定期不准先後參差若有暗行檢摘者應罰錢二千文與守

古丈坪廳志

卷十一

十六

桐茶雜木之人食用故於桐茶將登之時每派八人守之一方二人以鑼擊之日夜嚴防盜竊摘檢之期必過寒露之後乃准檢摘蓋取桐茶子米內多油故也

此碑文甚直質少彬彬之雅其禁至今民間共守奉為世法所保全桐茶樹者若干不可紀數民之賴以資生亦不勝數夫桐茶之利為苗疆各廳所習見而不知始事者之功然徒曰始事尤不足為至難蓋保護此樹之難保護此樹之章程之能垂久而必行之難也夫兵事因有事預防所宜先而衣食之源利賴之方則尤人生一日不可闕之端其關係之要與兵事有並重不可以不詳志之有如此夫董鴻勳識

重脩古丈坪廳署碑記

古丈坪廳隸湖南廳州縣籍者蓋自

國朝雍正四年永順宣慰司彭肇槐既請納土總督傅敏請於朝設永順同知全有永順宣慰司故壤跨今廳及永順龍山之全兼有桑植之一角保靖乾州廳之數村保而以古丈坪爲治所泱泱大風古丈坪一都會矣廳署卽建於是時閱四年爲雍正七年裁同知設知府治猛筒兩永保龍桑四縣桑植保靖兩同知並裁其桑保同知眞裁永順同知裁局面裁而官實未裁記者之疏而概以裁三同知爲文然局面之裁則有今昔之感從前永順同知土地之大人民之廣政事之權隨之卽廳署亦制度崇闕至於鼓吹旄旗有方面文武兼司之制其後實權雖去而體制猶在至於今不廢蓋所以綏靖土疆彈壓苗蠻將壯觀瞻而示威武也所謂局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十七

面裁者非衙署之改觀一切儀制之改觀乃土地政事民人之局面若全裁而無餘是眞裁矣永順同知既改爲知府遂脫隸辰州府之羈輓舊同知改駐喜鵲營從而爲永順府同知所有雍正四年以來土地之權盡去其人民則畫分古丈坪一帶之民苗村寨其事權則畫分古丈坪及永順縣十八保之捕務次年移駐且武營未幾復治古丈坪此必將不久復治之情形

奏明辦理嗣後仍稱永順同知實則非從前有絕大土地人民之永順同知而爲永順府分防一隅之同知矣是以七年有裁永同知之文八年卽有永順同知李珣帶兵開闢六里之事惟自嘉慶紅苗之役古丈坪廳四字見於

諭旨章奏公牘至爲苗疆要地非但不以爲永順府分防之官且有

若忘其爲繫諸永順府也者道光二年

奏改撫民廳治始別白其土地而有之顯然列於湖南廳州縣而爲理民之官矣要之其衙署自雍正四年以來至今二百餘年皆同知官之是治自永順而督捕分防而撫民皆於是乎在物換星移署如傳舍爲名宦者班班可考其學問經濟皆足令人瞻望列戟摩娑碑額而生愾慕者嘉慶時有克復古丈坪之文其時衙署燼於兵燹自資公帑修復道光光緒兩次巨火衙署皆燼道光牛火之後是以監獄不復至於今重犯寄於永順縣監光緒二十一年未災以前人猶能言其故狀有花圃亭館之勝光緒三十二年六月既履任入署山環樹繞羅江如帶官衙之地而有山水勝生意滿前與政治出臨之道爲宜既爲種植園於署西偏以代亭館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十八

以教其民乃請借應食屯穀二百石於以新衙署之敝陋不蔽風雨者蒙

巡憲蓮花朱公允之鳩工虎尼材數閱月而役畢凡金石土木之工詳載於碑陰夫以民寨二百二十有八苗寨五十有八周折幾五百里水之大者四山之峻而可名者數十民之戶籍可稽者數萬人營汎屯苗之武備學堂團保之教育有秩神祠之所主歲時風雨寒暑之所徵喜懼爭訟之所平農田山地林產漁業工商之所以發達而豐亨皆於是署焉之是謀是承大猷是經邇言並察皆是署之所依歸而至敝陋不蔽風雨其何可一日安方今朝廷講求實政百事振興官署乃出政爾物之始尤所宜先講求嘗欲上言其事凡廳州縣之官署必開闢宏整曹局有秩園所俱

備使一廳州縣之教養之政之所發端於此入其著者可以觀政
祛其舊治之敝擴其新機之善者凡吏役胥士之秀民之材者分
其等而爲之官田役田因其年勞而爲之吏員之推選兵丁之拔
補而官之慎選舉重廉俸一事權嚴考核更不待言其費則皆由
其所在之地設法公籌之不糜國帑庶政無不舉其事皆自修衙
署始其義更僕未可終也今官未可以言因記其說於此讀者幸
平心察之鴻勳以權署之官經營教養夙夜不隍而於衙署並事
汲汲以貽後來之安居蓋猶上言之意也是用卽古丈坪廳始有
衙署至今與所以宜重衙署之故以爲今修理之記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夏四月旣望知府銜 賜花翎署撫民事直隸開州董鴻
勳撰

論議之類 藝文之四

序文序 文四

藝文一篇界限頗寬已見於上三類矣今編次論議之類亦猶之上三類然其界限亦自有一定非漫無界限可比一古丈坪廳有屯防而始及屯二有苗防而始及苗三有邊腹之分而始及邊其爲論爲議各以其原文所名名之無意義其間其切於古丈坪廳而發爲論議之類詞實切至者以類及焉夫文學有鹽鐵之論直言有邊備之議載於歷朝國史者蓋不勝紀廳志有限惟屯苗之是言惟營汛之是言惟古丈坪廳利害之是言事理既明而後見之行事行事既成而後課之功效功效既著而後事蹟可紀論議與事蹟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觀者策其事蹟焉可耳董鴻勳序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二十一

治苗論

傅 鼎

紅苗最爲獷悍叛服無常當無事而謀久安惟有以移其習俗奠其身家格其心思苗乃可得治苗俗男女皆蓄髮而性好鬪矛戟火鎗諸器出入必携之俱其俗則桀悍之風終不可制今則三廳中悉繳鎗械不許更造而髮則不論生熟苗人皆令薙之俗又信鬼多淫祀每歲寨中宰牛延巫貧則劫奪易起今則作鬼跳鼓藏諸習嚴行禁止計苗寨中歲可省牛數萬頭並省費數十萬金而每歲秋糧又撥田爲之完納則耕種祇以自給而耗費者少矣至於客民盤剝差役嚇索歷來擾苗之大者今則於苗民交界處設集場限期交易官弁監之負販小民入苗巢者則有刑爭訟書差俱禁入寨令苗弁送兩造入城朝訟夕結不使牽累至偷盜細端

統責苗弁查察機密事故責邊員確訪凡干法者置重典夫如是則苗之身家無擾苗之氣習亦漸馴矣然不申之以教其心猶未格也故添修苗館若干處延師教讀所讀者四子書而外如孝經小學諸書悉令講誦之使知孝親敬長之道進退揖讓之禮而其中苗生尤俊秀者取入書院肄業給以膏火閱課八股詩律榜示甲乙使知奮勉久之則今日書院之苗生即可爲異日各寨之苗師以苗訓苗教易入而感動尤神則禮義興而匪僻消苗與漢人無異司此土者苟永守成憲毋擾毋弛則邊地生民安居樂業世世子孫永享太平矣

修邊論

傅 鼎

苗疆自乾隆六十年用兵以後將提督分駐辰州花園添設綏靖

鎮保靖改爲參將營乾州移駐辰州協軍制整齊聲勢稱雄而苗路如梳出沒無常民間風鶴時警非於沿邊民邨籌設屯堡添建礮卡則不時擾竊民不能耕穫非計之萬全也自三廳出乾州交界之木林坪至中營所轄之四路口築圍牆數百里其界畫嚴矣而又度險扼衝籌設屯堡聯以礮卡計鳳凰廳境內設堡臺八百八十七座永綏廳境內汛堡礮卡百二十一座古丈坪連保靖縣境內汛堡礮樓六十九座各處相其地形碁布星羅遇有聲息數百里內析聲相聞咸知警備其修設之地關牆則沿山歷澗建之礮臺則擇地勢衝要處立之哨臺則於關牆之間修之卡礮屯堡則因地制宜其形或爲品字或爲一字或爲梅花無成格也其修設之處關牆則近石處用石遠石處用土礮臺則四面用石中

心築土哨臺則用石砌四面各留鎗眼與礮臺同其修設之用關
牆則以嚴疆界礮臺則以爲堵截攻戰之所哨臺則以爲巡邏瞭
望之所屯堡則以爲邊民聚衛之所卡礮則用以守亦以戰邊苗
之來截苗之歸均在此也至於防守之人則選本地之勇屯耕本
地之田捍衛本地之民計鳳凰廳勇丁四千名永乾古保四廳縣
勇丁三千名分布礮卡有警則荷戈無事則秉耒不出梓里而聯
絡密防護周矣然此猶防於外也善後以來又添設各寨苗弁土
塘苗兵互相稽查是以苗治苗之道而養之以叛田佔田則以苗
制苗者又以苗養苗行之有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

練勇論

傅 錦

唐韓愈有言徵兵盈萬不如招募三千言鄉勇宜練也前明戚繼

光有言美觀則不如實用實用則自美觀言訓練宜精也其在苗
疆尤有不容疏者苗人健捷如飛非練勇不足以制之宋史稱辰
州刺史秦再雄練土兵三千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自是一方
又安無復邊患練勇之效彰彰矣今三廳自乙卯用兵以來於沿
邊營汛之外屯練七千名其練之技曰跳刀曰綁鎗曰跳高曰爬
坡練登躡也曰鳥鎗曰礮曰長矛練遠攻也曰拳棍曰藤牌曰雙
刀曰單刀曰副刀曰鐵尺練近殺也其練之丁則有鎗刀手矛手
礮手之分而屯弁跟役亦一體操演至百總總旗與屯標各弁於
督操之餘亦令習本身技藝有惰廢者必懲之其練之時練勇與
屯丁則有異練勇每年七月開操至次年四月止統計操練九十
次辰沅邊則每季大操一次屯丁每年十月開操至次年正月止

計操演三十六次農隙仍不時演習辰沅道則於正月內大操一次至於寒暑泥濕使耐勞苦於山習步法於教場兼習陳法此又法之不容疏者抑思古者簡閱必明貴賤等列順少長因令屯弁率勇丁於暇日聽講孝經武經每月朔望聽講

聖諭蓋又有以練其心也戚繼光又有云練兵之要先在練將務令推恩義一號令約束嚴明與同甘苦則勇丁用命臨事皆有實效惟欽遵

賜定訓練章程於屯弁勤能者拔補供職者留任廢弛者革退則屯弁皆知奮勉勇丁皆可精悍苗人聞風懾服庶永慶安堵矣

屯田論

傅 鼎

古無所謂屯田也自井田廢在外有長城之兵在國增養兵之費

古丈坪廳志

卷之十一

三三

思爲卽兵務農之策而屯田始焉其效在漢趙充國爲最著其條上十二策皆歷有裨於屯政者元初用兵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及海內既定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前明有衛則有屯立法最良故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明太祖所以歎養田而不病農者惟屯田也厥後守邊將吏變亂屯田壞矣我

朝聖武布昭西域底定於伊犁等處興修屯政護邊實塞洵萬世利茲楚省三廳紅苗既平我

皇上准設屯政使守疆勇丁且耕且守自此苗疆有長成之勇而勇之缺不使外招

國家無轉運之糧而糧之充皆自田出而且器具牛種皆給於官

勇丁佃耕

聖天子軫念邊民之至意可以極於無窮也或曰屯利於邊而不利於腹利於兵而不利於民抑思唐宋以來邊地與腹地並置營兵與苗民雜處惟在當事者善爲措置則其有利無害不較然哉

覆總督百齡書

傅 鼐

竊維我

國家文德武功超邁千古戎行師律炳耀寰區各省額設官兵陸路則視平原山徑酌士卒馬步之宜水師則分外海內河定船筏駕駛之制技藝鎗箭刀矛立有程式步法則坐作進止頒有陣圖合隊散操之日按旬俱有定期賞功伐罪之條臨場必使讀熟可激勵之方練習之道真無法不備無微不至矣鼐前在鳳凰廳同

知任內值苗疆甫經戡定氛氣尙未全消廳屬沿邊二百數十里鎮標營汛及外營留防官兵防患不敷設有鄉勇相間守禦因該勇丁等雖皆壯健有餘究不能如營兵之嫻技藝而知紀律必須加以訓練方可以資防維又因苗地跬步皆山溝道叢雜苗人猿形獸躡上下疾如鼠飛蛇行出沒無定苗鎗較營鎗長至尺餘最能擊遠又無排筒葫蘆腰刀等物僅有藥角跨包收藏火繩子藥緊繫脅下極爲輕便臨戰亦無行列皆係三五零星附木依崖莫可蹤跡或在上巔或在溝內上下指擊莫能有准兵勇不可防備每被戕傷鼐因地制宜亦備造苗鎗及藥角跨包等件先令各勇丁囊沙習走拔幟先登使之步穩身輕升降便捷又立上中下三靶令各勇丁每日演放九鎗以習俯擊仰攻之法臨敵亦不復方

陣而進使趨健膽勇者四散分布升伏莽伺便而前聲東擊西乘虛而入並以苗人亦有刀矛俟勇丁火鎗方發子藥未裝之時豕突直前奮刀砍刺藉復令勇丁於演鎗之暇照營中籐牌破打規制並習單刀長矛并學跳躍閃避每丁各帶夾靶短刀一口令刀矛夾護鳥鎗前進狹路相逢短兵接戰苗人但恃其橫蠻勇丁則各有身法每每得利擒賊最多平時又將奉願行軍紀律編成淺近歌句逐一講解令其熟記凡遇堵禦邊境或勦辦寨落藉必申明律令親身督戰其畏縮者立加嚴懲奮勇者卽與懋賞每次撤兵必加淘汰不惟臨陣趨起及貪擄掠者概行黜退卽一往無前但知務趨不聽號令不識機宜者亦概裁去將勇往靈警之人挑爲練勇加給鹽糧其中有尤爲出傑者拔充行營隊目令帶隊以示鼓勵數年之中於數千鄉勇中丁內嚴爲選擇始得精銳千人此項勇丁不復別有差使每十名共給長夫一名爲之樵汲俾得專心肄習精益求精該勇丁等大率皆本地及附近鄉民旣明地利又習苗情且多係六十年被害之家無不恨切肌膚每戰倍加用命苗人疊遭挫衄竟至望影而逃是以所向輒能效績是蘆之訓練勇丁仍不過照依營制實力奉行而已

總論苗境事宜務爲築堡議

嚴如煜

宋太祖用辰州徭人爲本郡刺史蓋得以苗制苗之法明代二百七十年間其賴以粗安者惟蕭授之二十四堡張岳之加築十四營哨其後堡傾哨廢不得已築邊牆以禦之而卒無以捍苗人之出沒失策甚矣夫五溪當楚黔蜀三省之邊天生奧區其氣候與

內地不同夏酷暑則多淫潦冬祈寒則多冰雪當內地晴明之日
山洞中霧氣瀰漫咫尺莫辨寸趾難移計見天日者日不過兩三
時則天時之有異也山如鑿鑿岩如劍戟人所據之險獠崖猿
壁非人跡所能到外間勁旅援上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動安
能與之追躡尤可異者數百里高山大嶺中皆洞屋相連形家謂
南方火維故山腹俱空苗人遇大兵進勦預將家資老弱搬藏洞
裏村寨所存不過空椽拒敵不勝暗行避匿數十間茅房任我焚
燬伺大兵既退彼則仍返故地又溪澗之水夫馬既多穉穢不可
入口其泉水稍清冽者俱爲岩漿極寒敗人脾胃兵役飲之水土
不服多生虐痢二疾或病黃腫四肢無力地勢使之然也他省近
邊彝人以弓弩爲戰器易爲遮禦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

歲卽習鳥鎗種山趕場寸步不離苗地雀如各地向產土磺洞硝
則處處皆有其配製精於內地故火器非諸彝所能及我軍施放
大砲彼則挖坎伏避卽不能避而三五分隊中斃者亦少又他夷
必有酋長部落向受轄制歷來服從擒降其酋長部落自然瓦解
苗中人自爲政一寨一長或一寨數長百千寨落卽有百千寨長
得利則各自擄掠失利則紛紛如鳥獸散古來歷傳有名叛酋不
過就當時知姓字者紀之其實蠻境之爲叛爲服原不爭此數人
且其種不知禮教野合弗禁生息最易號之曰苗亦取易生之義
不數十年間徧滿山谷此人事之難與他彝概論者也以苗疆之
自古爲梗而康熙年間用兵不一載大功卽竣與近日籌辦難易
迥殊者則亦有說往時永保二宣慰草子坪五寨司二長官俱未

革除則土官世守其地爲我藩籬平時不無虐苗情事而遇苗構
釁亦能厲兵固圉二宣撫足悍永順及沅陵邊境篁子坪司足障
瀘溪五寨司足蔽麻陽故康熙年間所傳苗變不過稱聚衆革多
寨毛都塘出劫鎮溪所老蟠潭等則猶不過近苗巢滋擾自改土
歸流而苗巢之旁俱成內地營哨之外別無聲援兼之承平日久
民不知兵一旦傾巢爲變遂至環沅西辰三江處處遭其蹂躪四
廳固爲往時生長之苗巢毘連各邑深山密菁亦爲近日寄頓之
苗巢滋蔓愈大則收拾愈難時勢不同而規畫自異欲如往時迅
速了事詎不難哉竊聞之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古之操勝算
者恒不戰而屈人之兵自來計議邊防以築堡爲第一策謂其可
以當戎馬之馳突而堵寇鋒於堅壘也其性雖狡終是鼠竊伎倆

散地固難稽防有堡則偷越已難且火鎗所施決無能透遇重垣
此前進勦之始獻議攻進十里二十里卽規築一土堡招住居民
與兵相聚防守步步聯絡則進勦時已具善後規模而不必另費
區處顧彼時以逆苗未加懲創正在振厲兵威無暇計及今兵威
已極所未能一時甯謐者餘黨之伏匿耳辟之主方者病勢已滅
則宜培元氣元氣充裕沉疴自除又如治癰者其膿血已潰敷以
生肌之藥而餘毒自散則爲此方畫一勞永逸之策不得以築
堡爲急也煜所竊慮者當庀材鳩工時而痞苗突來則人夫逃散
器械委棄寡識之徒必至妄生浮言以阻成謀故近苗巢之築堡
必須大堡扼要紮營擁護人役如便經營不如於麻瀘各邑要緊
地方離苗較遠者先爲興工由外而內自遠而近漸次逼進毘連

各邑既已高垣崇墉不可搖動然後環苗巢相度築堡粹有苗驚役夫可以退現成堡中則計出萬全其審堡地之法在他平原以阜陵爲宜而在此嶺複岡疊之中則又以平衍爲貴宜擇地略高廠中有泉可住數百家者爲築一堡堡外如得田壠空曠之地則便於瞭望銃鉤得力苗人無從躲閃自然不敢窺伺其規畫堡之法計行役已久各屬流亡之眾不早獲歸業則死亡愈多不得不求速功於近山水溪澗處防其潰決必壘石基他乾燥之所挖土堅築則堡成而濠亦具大約高一丈二尺厚五尺足資捍衛俟各堡已成內外各夾一層灰土上面亦用灰土磚覆之用防雨淋倒塌此經久之計也其程計堡壘之法歷來堡工難在磚石二項暫時不用磚石只取土堅築則但有夫役器械各費約用工役一萬

可成一堡役夫日給銀八分開銀八百兩雜項開銀二百兩足矣計用銀一十萬兩可成土堡一百異時視近苗巢數十堡加以灰土而在外各堡只須飭居民隨時補築則所開帑項約計二十萬金而星羅碁布成磐石之安矣其團集堡眾之法自滋擾以來轉徙在外之民疫病肌寒向之大村落煙戶數百者現存當以減半論聚處則勢重零星四住則形孤必須設法編集如於河溪濫泥築堡則須將近河溪濫泥數里內向來小村俱編入堡內既核定各屬築堡地名便出示曉諭令難民於願歸何堡者就撫緩地方官呈報抄冊以便齊編定如難民競歸自衛梓里其丁壯亦可充當堡夫工既代賑於公私尤爲兩便夫使諸堡既成要害之地宿以重兵殘苗偶然外逸則互相勦捕既無由出地滋擾而於鷹眼

不化者從堡就近一一爬梳漸漸剪除豈非冑中之困兔而釜底之游魚哉煜草莽下士詎知經邦之略而枌榆之地重煩碩畫則集恩廣益上爲

國家計經費不致有無益之糜下爲億兆謀安全不致成徒勞之舉者芻蕘之言將俯察焉謹識

近苗疆各邑築堡議

麻瀘永保銅松各邑流徙之眾經當事懸明諭招令復業准借牛種撫徠可云勤矣然終未見扶老携幼急爲梓里之旋予難民以可恃莫如擇要地以築堡築堡諸法備詳於前議矣各屬所宜先規畫者請得而言其概 中言鎮筵乾州等處不錄 永順之鼓庄坪等處俱皆要地或依水洑通舟楫之利或當官道多往來之

占丈坪廳志

卷十六

一九

人卽在苗疆者亦已經清洗或現皆投降興築俱可無虞云云
苗巢附近舊時營路築堡議

麻瀘永保各邑商酌築堡綏靖地方招復流亡不得不出於此環苗巢數百里入我版籍安營設汛百年於茲法積久而弊生因時制宜爲之更定章程可耳將倣漢珠厓明交趾之例則事勢有不
同者則苗中制要築堡有不得不轉爲講求者至鎮筵至乾州等處及由乾州而北鎮溪所爲曩時千戶屯兵要地固宜築堡而喜鵲營馬頸崗當永保之咽喉亦宜規畫以上各地俱就向時營路緊要地方而言其他徑入巢扼險制勝之處在當事者之因地而斟酌焉至於設堡卒以守堡制堡田以養卒倣屯田之制患在無治人非無治法也尙當繼籌以進

獎勵義勇議

乙卯十月上
畢姜兩大人

康熙四十二年趙恭毅公撫定紅苗事竣之後爲殘苗所困父老
猶能言之現在恢復乾州爲治標要著而官兵不能敷用鄉勇日
領米八合銀三分活家甚難竊計欲所募之爲選鋒其重貲不能
鄰近十數州縣民多山居習險飭各酌募三四百人每丁給安家
銀五六兩又諭破苗之後膏腴苗田准分給充作屯業庶應募人
多得立陳格揀其精壯委官專司訓練二三日後可成勁旅數千
矣又近訪乾瀘永保各土人寨落守其故里苗不敢犯土蠻與苗
種類各別技勇相當設法盡行招出可速備進剿之用比鄉勇糜
費須數萬金稍須時日乃可用者便但此項人不願充鄉勇恐成
額兵戰必前賞居後爲今之計遣辨士持明諭入土寨開導令各

古丈坪廳志

卷十一

三十一

出壯丁編號爲義勇言兩憲所招便係督撫親兵助大軍前取乾
州成功之日即遣歸就近護送糧運團集之頭目賞給頂戴勇往
之壯丁優賜官階用所以待降苗者自可動其心而鼓其氣貞生
月內已募人往乾瀘土寨探視如果人數敷用似可爲治標之猛
藥而鄉勇必一面分募資爲參桂大力之劑將來大兵卽撤得土
人與鄉勇共相捍衛尙足禦後發之錮疾貞生少年時讀治安策
中蹊盜病腫之諭深切時病而言之了了甚於良醫之問切慨然
慕太傅之爲人云云

覈浮費議

周官冢宰兼理財之任餘多散見於五官而天官太府以下五職
皆專治財之秩何詳且密也詎非以財者國之命而卽國之治亂

所關乎承平日久恒以匱乏爲憂非變通古制以防維之則雖彌補於一時轉瞬而匱乏依然矣軍用之正十七八而浮糜者亦不無二三今積儲不能如去歲而經費倍繁一切浮糜之耗於財不節則嗟周官冢宰以九式均節邦國之用式卽今條款也軍需之條款紛然驛站送迎達官供給以及長養夫馬短雇夫馬募畜鄉勇何一不仰資於國帑今之寬然處之恃有異日之報銷也法施於已然不如禁之於未然防制浮糜之道深者不可以形諸簡牘其淺者則又人人所共知總莫若於有司之報冊嚴而密周官太府本理財之要官秩止下大夫司會之於財特糾察鈎考而已而秩反爲中大夫聖人之深意也至司會之糾察鈎考者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比核者至三則一人無所受

其欺僞日有數月有要則一官一署勢不能於兩日之內兩月之間無他事役而驟增其經費至歲成固不待言矣今雖不能如古法之詳盡亦宜各飭用財官具格式各冊分載某日某項支糧若干支銀若干某日某項又支糧若干支銀若干其冊限半月一月按期呈繳而於幕府中屬精勤慎密之人用參互之法稽核之非正項宜用彼此不對者指出嚴加申飭有司心目中知開冊祇在目前無容抵飾浮糜之所省者多矣以正項供軍需民間之趨事赴公又樂有勦助於其間亦何患軍用不足哉周官之不可行奸人假托以罔利耳師其意不襲其迹亦何不可行之有

撫院姜駐節辰州招嚴於瀲浦兩院時有所訪而嚴竭其識議以獻後事所成大都如嚴之見家世習苗而學足以濟之卒顯用於

時士固識力何如耳豈有限哉錄要以示後人

請更定苗疆章程議

昔蘇子瞻兄弟於仁宗謙讓則以奮發有爲爲言神宗紛更則以謹守成憲相惕時異而立言之旨亦殊後世以爲曉事承平日久吏習其法民使其利一旦變而新之則囂然矣當事變既生之後仍其流失憚於改絃更張則禍患環生而不已此深謀碩畫之臣不惜心力以更定章程南省苗患莫甚於有明中葉竭天下之智勇不能以弭其釁其時黔苗四起湖南亦因緣爲梗我

朝黔苗懷畏湖南亦稽首請命雖用兵數次原未大爲擾害開設乾鳳正當向化之時而永綏之設則由上六里紅苗就撫尤爲兵不血刃當時見生苗之易於懷徠壓鎮之師雖較內地爲重而防

古丈坪廳志

卷之十八

三三

維之計已較各邊爲疏浸淫而有今日之一變也以小醜之跳梁致煩上將視師數省之方伯連師身在行間環數萬之師攻之兩載而未定爲力亦不少矣所用亦不資矣與其用兵之勞費何如弭變之勞費昔賈誼於文帝時建樹梁之策其後七國之變卒賴梁當其衝挫其銳而易於成功則爲楚固其圍未必不爲川黔之邊隅絕其奸萌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名賈生之策盡行於武帝之時而當時見沮於絳灌使當時用言無患或以爲賈生之過激非精當之言而漢生靈之受福已多仁人之願豈以爲名執事德隆望重駐節吾省六載不第以戰勝攻取爲能必當更定章程以爲百年之計云云

平苗要策

一潰腹心漢奸罪本難追但多因變起倉卒不能自拔宜大開白新之路張示苗巢諭陷賊各客民宥其前愆技身歸營者給護票反里殺苗來降者分別賞賚漢奸固當醒悟而苗匪亦將猜忌其不速自拔出必爲苗匪所戮腹心旣潰蕩平自易

二散黨與楚黔邊民有孫乾各種卽苗亦有紅黑青花各名逆苗滋事此輩見其劫掠獲利潛行附從不分首從反令益相糾結宜明諭近苗各孫乾果能先驅殺賊赴轅投獻首虜不惟赦罪并優爲賞賚如此則孫乾已散賊勢自孤熟苗果降生苗愈少自可刻期掃清

三奪要害苗路多歧撥兵守截預設砲樓寇至輒施安能飛越至猿匡鳥道可通之處又當增險爲守倣鐵蒺藜法多砍棘刺浸布

塗上暗削竹簽埋土中以限其來苗伏櫻利在茂林凡近苗籌酌留兵藏伏之處餘俟秋深風高縱火焚燬使狡苗不得潛藏坐草櫻人我瞭遠無遮亦奪所恃之一也

四申策應巢逆逸出逃生各卡之堵截倍當嚴密宜令大卡兵皆分爲三隊每日輪一隊伏路把隘一隊遊巡接應一隊固守本卡凡遇賊之處傳箭爲號遊巡兵卽馳截殺守卡官親赴督戰如賊勢大卽傳令守卡兵亦分半接應至鄰卡聞警法當赴援應分地爲約如西卡賊犯其東則專賊東鄰卡東卡賊犯其西則專責西鄰卡南北亦然當援不援者與失事同罪庶率然之勢苗亦不得牽制我也

五反客爲主苗據險以拒以逸待勞法宜攻進苗境擇高廠有水

者堅築土堡步步絡繹而前直抵苗巢糧由各堡遞運兵於各堡歇息分番攻擊軍力暇勇氣倍坐困之外無所掠不爲兵死亦將餓斃勢必內潰亦困苗之長策也

六用奇決勝搗巢破穴山徑逼仄眾無所用宜出奇策或聲東而擊西或晝伏而夜出或服飾混於苗人或耳目寄之賊黨至苗人以鳥鎗爲長技宜製遮鎗之盾苗寨藏於山阿宜造地雷之炮則破其所恃大砲則難伏攻矣

運糧法

由民地而苗境陸運不如水運陸運人負四斗水運雖當灘高水淺設法淘沙開泓橫板以蓄水小舟尙可運十石水行三日當陸一日舟用三人積三爲九是九夫而運二十五人之米也由起陸

至行營則長運不如遞運大營所駐遠者百數十里近亦八九十里山路崎嶇非兩三日不至人負重擔行兩三日不至則健者亦疲人已疲而路愈險宜其困頓中途也法宜分地遞運路夷者日二十五里險者日二十里極險者日十五里來者自卯至巳接者自午至申限時卸運又或分里設立糧臺接日解送總令運夫半日用力半日行空則夫力得蘇可以日久而不疲由大營而戰營則擔運不如籠運戰營遷移無常揉崖蛇徑動皆險境擔運行山曲中山石觸之藤枝索之令人失勢傾跌籠運背負上前行無所觸礙其兩手得閒遇極險可扳援而上視擔運極爲便當但此類人非外郡所有惟永順四屬辰之沅瀘及四廳暨川黔山農始可募以備用講於此三者源源相濟矣近生苗數百里內郡縣頗稱

產米者東南惟湖南之芷江黔陽靖州淑浦西北惟四川之秀山湖北之來鳳分地運濟則各有責承芷江靖州之米可運至辰溪改撥上石羊哨黔陽淑浦之米可運至瀘溪改撥上乾州城秀山來鳳之米可運至保靖改撥至花園其下游由長常來者儲辰州倉中視各路兵之眾寡勢之緩急分別運送協濟則又在相時而制宜焉

自來言苗事者必講峒河運道此河流雖湍急實四達苗寨之中南支從鎮筵來者船可至老虎口下中支自西門江來者小船可至乾州城北支自大小龍洞來者船可至高崖其高崖一路尤深入苗巢距永綏城僅二十餘里誠於此河運道講明兼講護運遞運之法其便益者多矣

營地說

苗疆處處高險所恃不在此凡大軍深入務擇地勢寬廠中有水泉者始可爲紮營善地山頭紮營地勢逼仄不能以多人必分據數山頭苗人或來潛撲山路一上一下動輒數里難於策應而苗人走崖谷往來如猿或明東暗西隄防少疏一營有事數營震動矣且敵火鎗爲其長技由下施放尤易準的故必於山林中就便擇略平廠者闢爲營地四面安設炮臺賊人攻撲隨所來處用炮冲擊不必擾動全局也其近營要險或在所必爭則用兵分番據守總不宜全師駐山梁致士氣不得閒暇反爲敵人所乘耳
以下歷載營地除潭溪外皆非廳境故不及

屯堡

明宣德間蕭授築二十四堡環苗地守之搗苗巢穴而苗近百年無事矣至嘉靖中年苗大猖獗張岳改爲十三哨其後或因或增至爲四營十四哨卒無以防苗也萬歷間蔡復一自亭子關至喜鵲營築邊三百餘里以限之至牆圯而苗依然如故矣是經略苗疆而欲其久安長治迄無善策也夫以守爲攻莫如築堡而以農爲兵莫如開屯二者有相因之勢苗地開屯自來無人議及築堡雖蕭授行之而規畫亦疏蓋往時惟議防於銅仁辰州而永酉俱爲土官地創二議於今日較往時不倍難哉然欲奠邊隅於盤石爲一勞而永逸舍此更無他策也其詳具條議中茲取苗地之可開屯築堡者著之於左下除洗溪外皆非廳境故不及錄錄其尾文

以上共建堡城六十田多者屯四五百戶田少者屯一二百戶三年之後操練既精可得屯兵一萬以一萬勁旅人自爲戰家自爲守自可箝制苗疆承平既久田土悉爲民業未便取而分裂當茲苗人擾亂官兵戰復之時往時民居十亡七八遺田甚多其一二招復之民因之團聚開屯誠千載一時計一堡之中築堡蓋屋與給屯丁牛種約費帑金一萬便爲寬裕此地接連川黔及兩湖改土歸流各郡縣兩議舉行之後崇墉重兵聲勢彌壯時哉不可失成大功者不惜小費安得以此言而備芻蕘之採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州郡之壤古諸侯之爲也若鄰封不靖所屬不可爲矣古丈坪廳之號要缺者以苗疆也其苗

既馴非他生苗之比而土地又土司長官之故壤居八九其盡苗疆也然而安不忘危言治之常教育廣及苗亦爲民內地無患矣外間豈無他事則軍謀策畫非苗事而皆類苗事意中事也志隘不能徧錄錄其最切事理之言嚴氏之謀未數年而傅鼎以行之卒貽安平於今百餘年則嚴之言固至言也然今屯政又非昔比此承平日久所必至之敝非立法者之敝也觀此邊牆之說已不必用又有康熙劉應中與此議相發明存之

邊牆議

劉應中

康熙二十五年平定紅苗計寨一百一十有六按其形勢畫東西南北四汛分令哨官熊鳴鶴諸人撫治復令土弁陳國典居中控制一時約束羈縻之法亦既周矣而大憲尙欲爲一勞永逸之計

古文坪廳志

卷一

四八

飭行確議捐築邊牆遵同總統郭忠孝暨鎮尊協親歷會商凡邊牆舊址俱已殘塌所存廢堵百不一二詢之寨老有能言其顛末者曰舊日邊牆上起王會營下止鎮溪所繞山踰塹統三百餘里問其築自何時曰祖父傳聞創自先明萬歷時問其當日常費若干出自何項則稱用銀四萬兩有奇出自公帑問其牆之高闊則稱高八尺許基厚五尺頂三尺募兵民給與工食凡築一丈給銀一錢二分民給銀一錢八分後設營哨養漢土官兵七千八百名各哨選游兵頭目巡牆隊長領兵數十名雖兩夜接遞傳簽沿牆巡視墻圯則令游兵時爲補葺後天啟中又起自鎮溪所至喜鵲營止添墻六十里及崇禎間寇亂苗叛土墻盡爲平地矣又得苗民家藏傳邊錄一帙他事不無訛謬惟紀邊墻始末與寨老所言

如一則欲興築必先議費所出既無公帑可捐又不便累民以疑眾且所需金以數萬計邊荒文武豈能自捐况近牆各寨皆熟苗常資以衛內地其田畝繡錯非荒壤比豈便復築土牆隔之於外是以未敢輕議且設險守固雖爲要策然鎮壓邊徼終在得人否則卽復前制恐亦猶是虛設也蓋地利不如人和古人良有見於此矣此下言鎮筸宜添兵今截去之若邊牆之議應中會同文武展轉圖維悉心商確而辰州鎮筸兩協營咸謂工程浩大先年原係分守湖北兵備道蔡公創建今事隸司牧非邊方未弁所能捐助竊思舊有邊牆傾頽已久今不過僅有陳迹若欲復舊則實需創而非修矣蓋修不過因其間有缺壞而酌量補殘所費有限也創者則從新建造自無而有所費鉅况此重大工程必須人力當

日原藉七千八百餘名漢土官兵手足胼胝之勞今則其裁存無幾之士卒所能將助而三邊熒子遺黎又當年雞犬相聞之比以三百八十餘里之邊牆而望之寥寥兵民興工艱而非修則所捐亦須捐創而非止捐修勢必亦如當日之有銀四萬餘兩方敢議築也云

古文坪廳實政條議有引

陳季春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既履任五日發策切問有候補把總陳季春所對雖未能翔洽以副所問而條議七條後二條土捐蒙學皆有絕大章程患不能推行之善不容以意爲其前五條皆古文坪廳所宜行委紳試辦並捐廉經理今已略有頭緒其成功尚須時日該把總啟助之功不容沒也後人賡續之望不容已也

今以存之

夫民功曰庸卑無高論生計之難百廢生計之裕百興聖人爲政禮樂百年必世後仁而墻桑樹藝叩人澤虞則日用飲食之不可須臾離後人薄目前而談遠略以儒術爲無實政事之所以少實效也讀讀者幸不以淺近忽之則創此志者之初心也故爲之引

一開辦煤鑛城南里許有山高可三十餘丈長大四五百餘圍煤光閃爍居於山脚數武外下臨羅江開辦之其利甚大請先將地主傳來勸令從輕賣歸入公然後擇日祭禱派選礦師開挖洞煤每石定價一百六十文船煤加水脚二十文本城共二百餘戶買柴炊者十之五六每日需錢三十文以煤代之可省十餘文以此恃度無有不從輕燒煤煤如通行約計每日售煤二十石一年可出

息一千一百二十餘串以四百串著委員礦師工人薪水等費二十串修整器具以七百串爲地方興學及各項善舉此指借用公款開辦者言若係招股辦理則自宜另定分紅章程起首數月煤未通行必從儉辦只可派委員或礦師一人工二人俟辦有成效再加各項人役及運煤之船并示知買煤由局抽領號票以便稽查如有私買私賣查出從嚴罰責

二開水利俟煤礦旺時騰出餘款僱石工數名遇灘石巨者毀之挑運兩岸疏通濬溝惟河底岸均是沙石至春水漲浪湧沙起水濬易於填塞必籌款招河工五名每名管水六里於漲水後遇濬塞處卽爲開通每名一年給飯食錢十串文年終時於船隻上下仍准收河糧至河中向有水車碾填諭令於濬口處開設水門船

來放闢過之免致有碍民田製造小舟二隻先裝炭開去以便漸引客舟若河道一開則煤鑛土產易於出口於商民大有便易計開河造船若得百金即可試辦抑或勸捐商民亦無不樂從三桑蠶民間雖有種養者不過十戶之一葉細繭小抽出絲綫未能勻淨每斤價錢一千有零其絲只織苗綢不能作杭線等用蓋種植未高扯繭不善耳今請移種植局將如何種桑養蠶之法詳細叙明請桑秧六千根每保照發一千責成團保令各戶栽於屋側餘地亦仿古樹墻下以桑示禁男婦兒童不得砍伐犯者責其父兄每年暮春時派員往查樹活者獎之不活者罰之責另補栽至於三年發給蠶種並請善抽絲者一名以作教習每保傳二人使得仿照辦理如逐年增廣則地無餘土民有餘財而不登於富

庶者鮮矣

四採買機器出軋查古屬棉花每斤籽花四十餘文扁花二百七八十文計四斤籽花可出一斤扁花機器車一張每日出扁花一百斤每斤有息八十文計一日有七八千文卽初辦銷路不開作折半亦可爲請於富室假款百金往常採買機器及購棉花之項就於本年委員試辦自九月初起至臘月底止如收息豐厚得有多餘貲次年開設織布局自二月長晝日起至八月底止收買紗線僱一匠以織布疋至民間婦女亦令勤於織紡必一人有一人之用不至以口腹累人如能紡而織成布者准其來局報明以節款獎賞之若婦女不耐勤作至偷閒抹牌等事查出責其父兄五開種荒山查鄉間居民富者千山萬野恒拋棄而曠置之貧者

地無立錐又苦有力難施應請委員查明如富室有曠地未暇耕種勸令轉發貧民開挖初種小穀豆梁雜以桐樹茶葉等類禁止放燒野火犯者從嚴予責至於五年樹已蓄大必有利息從公卜稜地主不准任意伯佔至於十年之久有招稜者仍准地主提取原批前半以駢體臚陳對問之辭雖攷證明未能一一分條殊嫌簡漏此等文總宜直叙無意爲文而文自佳如左國之文雖駢體甚多而氣固單行文似未足語此所列條議明於當時之務桑梓之利前五條尤爲切今可行擬議辦法非等空談吾欲竭力行之以爲古民百世之利苗疆險地古之仗場今得恭逢

熙朝百年無事生齒日繁若不預闢利源則近年米珠新桂斗米動至千錢柴薪日少患之所生在此人滿摺紳遠慮之士助官之

古丈坪廳志

卷十一

五二

利民以自利則造福者深矣

疏羅江工程說

陳季春

嘗攷苗防備覽云古丈坪春夏可以行船但灘河陡險沙石橫流未加疏濬難免覆沒之憂若不設法開通諸礦並興雖礦產重疊艱於出口商務以轉運之艱亦形減色茲幸奉諭往勘卽時疏鑿誠古丈坪廳萬世之利也奉委後勘由城北之三埠灣壇口起順流曲折而下直達北河口止共有二萬三千一百四十弓計一弓三尺五寸扣成五尺一步三百六十步爲一里折成丈數每里一百八十丈共計水程四十五里至於亂石最多者如古牛岩樹栖科貓兒潭澗潮峽各灘巨石阻流亂岩塞道非炮藥炸之不爲功計裂石疏濬運岩立閘約估工匠二千八百二十石每名飯食工

價日需錢一百二十文計算共錢三百四十餘串河邊水碾九座筒車填二十八個立閘通船兩無所碍灘水深處自二三尺或一二丈不等惟秋冬二季河水乾枯當設關水閘填三處遇舟淺開閘順流而下庶幾船可常行俾免乾涸之虞沿河設溶夫十名每名管水道五里五九四十五里直通大河其一名派爲夫頭設於中途經管河道之填塞溶夫之惰怠督飭隨時疏洗按月巡查如此分布兼可不設分局以節經費至貓兒潭設渡一層踏勘上下過河之處已有數道如春流泛漲前後隔絕人跡殆盡又從何至此問津耶可毋庸設其城北之三埠灣潭水勢寬緩當夫雷雨怒號波浪奔騰上下橋梁已遭冲塌鄉氓赴市貿易來古者阻隔洪濤以致望而反步步比比也今如造辦渡船冬無病涉之憂春少漂

古丈坪廳志

卷之十八

五三

沒之患商民便甚亦古陽之便也

此委之勘河回時所呈也原批計里估費甚爲核實免設分局及貓兒灘不必設渡兩事既經確勘無疑應毋庸議此事發議於該紳幸努力卒成之

古丈坪廳疏羅河圖說

學生唐雨林

按圖水道自演武廳大埠灣潭起至北河羅衣灘止約水程四十五里共灘六十有四潭六十有二一流水一十有六灘處水深八寸或一尺潭水深一丈有餘不等車填二十有八碾填九若修斯河工費約三百數十餘串文施工難易各有所殊其需工最難者如北門口灘需工六十三道河上下兩處非用礮炸不可需工八十仁溪出口之灘需工三十至樹棲柯上大岩板處灘亦用礮炸

之蓋其石橫生兩岸需工一百六十至鐘靈山沙洲下其石有數亦用礮炸需工八十至龍潭坪灘亂石聚集需工一百二十至毛坡灘石湧塞亦用礮炸需工八十至黑潭坪汛上流灘與王家凸相對其石最多需工八十至叢樹坪對面之灘兩邊大石相連如板中間僅有流水五寸可用礮炸需工一百二十至貓兒灘寨上下兩處灘亂石如生需工一百八十至貓兒灘其石自山底生出長二丈有餘用礮固非易需工六十由此以下至通明山下共有兩處其中有大石如棹長三丈闊二丈餘水小則其後有石生於水底與舟有碍則此石有碍雖用礮炸需工二百二十至且茶下碾渠下有石如板亦用礮炸需工一百至達人塢下之灘其石亦用炮炸需工六十他如細石沙積之灘需工三十二十不等未

及枚舉都凡共需工二千數百有餘至於設閘幾處有一堤必建一閘其所設之閘不必過高亦不必甚低視其堤之高下設之雖春夏洪水湧至可免潰毀建立河工必需十名其九名各管五里一名隨時稽查之使無懈惰如營中之什長然分局可設黑潭坪汛以便上下設渡之事惟大埠灣潭爲宜或曰此河疏成之後古陽乃山溪之水其灘易改或朝東而暮西將用何法以挽之答曰立數樁以堵塞水勢於水流兩邊深立數樁其最高者可一尺許水來藉其勢以推沙石溶自深矣或曰古陽春夏之際雨水較多卽河流亦深行舟固無所碍若遇乾旱及當冬際其水至淺用何法乃可行舟答曰藉水行水行於民間車渠未用時則藉以堵塞其水舟來可開閘門啟水以利往來若夫沿河之田非水漲至一

又有餘不至潰壞此次疏河礮炸之石可運至田邊護田以免水漲潰敗是較從前尤當堅固矣

原批施工設閘立椿藉水俱能了言下圖亦明白此河疏成生爲有勞矣

此委之與陳季春同勘河回時所呈圖說也

詩歌之類

藝文之五

序文

詩之教肇始皇初至唐虞而盛至周而極盛蓋唐虞之教胄詩尙倚於典樂一官所謂依永和聲者詩教之大體具備矣明良喜起卿雲糾縵朝廷颺拜賡歌之盛九德九能漸於卿士大夫之間若夫擊壤老人滄浪孺子其時不少概見而經緯天地倫物朝野一出於詩里巷歌謠一依於有均之音而成詩則惟成周之盛爲然今觀三百篇之作清廟明堂于野于巷惟詩無所不在治安變亂燕饗平居無一非詩之發見人情百異元始周流詩之教隨之爲推穆其於鄭衛桑間濮上之作詩之流亦極矣自周而後詩教遂亡非詩之亡詩教之亡也離騷在下而怨誹雖出於正與古之爲

古文坪廳志

卷十六

五六

詩者詞婉而意不盡雖極痛切無過甚之詞雖極歡欣無過甚之詞者異矣離騷九歌而外惟郭茂倩樂府題解所搜集者皆古詩教之遺篇自唐宋以來以詩賦詩人大抵皆出文選之遺風其在

上者非有樂正四術典樂專教其在下者非感於風出於性情不自知其故以形於詩歷代之詩朝廷開館之所編文士疏解之所刊言之有餘味聽之所不厭亦足以備史記察時變考一代之風尙見一人之學術才力而於古之詩教以化成天下則容有異已古文坪廳之爲詩者少矣然詩之源委不可不明也故以爲序丁未孟夏二十有四日鴻勳序

留別古陽

撫民府譚震

解組飄然去紛紛送舊官催科知政拙生計覺民難道直心無忤

囊空睡亦安焚香增我媿澤未徧寒酸

其二

民苗安插處記是古沙塲兵燹餘流徙民農少蓋藏風吹苗地草
樹護女牆桑教化他時事猶留兩講堂

其三

琴鶴引徐徐臣家有敝廬三邊休戀棧六秩合懸車下考書年老
新官到歲除前津何處問陶令賦歸歟

其四

如此歸田去翻存大吏恩孤寒休雪涕
鐘鉞漫攀轅宦海一朝別故園三徑存
晚霞無限景恰尙未黃昏

譚公初改撫民時同知原定苗疆要缺時經督撫會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五七

奏稱同知譚震尙能勝任則公之才堪古丈坪廳已達

天聽改治之初首請建學校捐款至二萬餘金公之才也下其議
於府知府事者以學額須撥自永順縣尼其議不行緣此卽以年
老列計典去官至今民間猶言其故如昨日事稱譚公不置夫教
養爲官司應盡之責備憤憤者多不肯言此敷衍一任或經年而
去且得安靜之名圓通之號譚公獨拙而謀教養講堂之寒酸女
牆之桑至今想見清風惠政且以邊瘠如此之甚而以學校之故
捐款至二萬餘金官之取信於民者必非一日所能如此之吏長
吏方獎之不暇老成典型彌足增重乃竟以此去之且學額原擬
請設四名卽不撥諸永順縣竟請加額不過一文牘之繁耳果能
興學百年至今民之被惠者非第丙科之有特籍己也民智旣開

則一切工商之業皆宜改觀必非如今日之陋可知此爲知者言
不足爲不知者語矣今講堂之教可徧於孤寒女牆之桑將滿於
苗地於公之志庶幾萬一而無二萬金之款以助我興教立養至
捐邊瘠區區之廉儉節衣嗇食以倡之而民之樂助之者尙少聞
則不敏之不能取信於民以致拙而出於事事捐廉事事招股而
不敢以無長短之吏以望我民之樂輸也仰止譚公抱媿多矣光
緒三十三年孟夏直隸開州董鴻勳書後

古陽穿洞留題有序

貢生黃祥雲

城南四十里有山洞穿百尺前如門後如孟東流一溪橫
出其中聲冷冷然生寒氣石壁題名數行僅識黔陽二字
沿溪旁通小徑黝黑三曲約半里後見天宇山田林巒如
畫望對岸兩石柱拔地而起高與山齊穿穴作井水清見
底魚鱗鱗可數皆奇蹟也得五言古一首

羣峰雜遼隈罅隙泥苔綠何年孕老蛟風雷裂山腹高建十丈旗
廣容千間屋溪水橫貫來雪浪翻千軸彳亍沿岸行慘淡日光縮
懸崖叫鶴鷗昏霧撲蝙蝠酸風逼人寒口噤肌生粟壁上誰雕鏤
水蝕字難讀自笑身入甕幽徑經幾曲豁然天宇開清氣豁雙目
淺紅媚澗花遠碧上林木格磔山鳥鳴蠻歌相斷續我聞宇宙間

古文坪廳志

卷十六

五九

洞天三十六彼則神仙棲此乃荆莽伏勝迹亦如人所遭有榮辱
那知奇氣鍾原不限荒服劇蘇我留題爲洗山林俗題能夕陽斜
蟬聲將予促拂衣長嘯歸白雲空山谷尋常游詩耳而於穿洞之
勝獨能寫出如在屏幃間覽之一過可當臥遊輯略錄焉今仍存
之

南浦觀濤 古陽八景之一

鍾震

雙溪夾水浪滔滔雨後奔騰吼怒濤一樣畫橋丁字水其如河廣
不容刀

此亦輯略所錄今存之河通後舟楫暢行覽此以徵成迹可耳

題九疑畫絹

董鴻勳

我從岳麓肩輿來七二峯頭雲氣開人去雁迴山送迓蒸游湘湖

瀟水隈零陵瀟道盡濂沱冷水以南峯愈多舊邑延唐甯運治川
源直出九疑阿山城斗大象萬千杞桂英娥雉堞前元禮龍門賓
客俊快談屐飽羨生涎忽看絹素帳簷張奮起欲前意徬徨回首
千程勢若接紫巖天柱矗上牀三峯泉下楚粵浮九水出山派別
流虞帝翠華終古闕湘妃竹密煙徑幽前途有庠碣遺封親愛當
年駕六龍祠宇故亭崇祀事名山兀石氣葱蘢謳歌舞羽尙莫徭
歷四千年化不驕靜聽細觀成想像松杉泉石自迢七蒼梧遠界
南海濱咫尺萬里筆有神寶藏繁與民物利艱難雲雨濟時人瀟
流入湘江接湖震澤九疑共長塗陽羨潘君胡海士三千里來作
此圖願君蠟屐祕常尋課罷芸窻一撫琴卧對行行盤鬱久五臣
事業在寸心好將徽佩訂他時不負山靈宇宙支任挂畫幀江海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六十

上九疑眞面茲在茲

此光緒甲辰秋于役甯遠爲記室潘茂泉同年題畫帳詞苗徭
一也干羽之化至今未墮余登九疑之山親見八排徭之歌舞
令人思明德之遠愾慕如今古丈坪廳苗之馴良因

聖朝之雅化亦有虞氏之遺澤也藝文於防苗之策言武功武謀
至矣承平雅奏宜有此詞又以邊瘠之區幾同域外豈知與永
之甯遠相隔在二千里外固爲同類黃帝高辛共爲氏族何民
苗之較而畛域之是存哉是用以存於古丈坪廳志之藝文讀
者其不以爲例外否耶

送人之官有序

入官者教養斯民爲之父母師保以內衛

國家而外固藩籬使材智日開風俗純茂蕭牆無隱伏之虞戎焉有誰何之歎斯乃百年其利

朝廷之所倚賴也顧常持此以求之世其不以爲迂且怪者幾希或耳目所聞見形容有然精神每不然此所由治不進而亂以積往時與鄭臨湘伯文言之獨以爲不謬今因其赴官詩以送之臨別之贈好音惠我是民之幸也臨爲湘之北戶衝要而繁雜囂囂然易動也是言果可行乎是在賢者之自爲酬酌其道固不易耳董鴻勳序

環顧民族生履濁戴其清帝者爲主宰官吏達中情百藝興厥業文武以時升巨居無逸惰禮教自蒸蒸奈何爲官者曰民與我違彫瘵偶摩撫日用任所爲百年誰計及一日在清勤謹慎歸畏菟

拋實務虛文慨然讀國史變故每經年政策外人演亦嘗思患先朝章與吏治其奈渺難同歌頌承平舊環逼迫西東仍惟知營營性情人各別責望非遠謀禁不語功烈豈知五洲民咸爲天地物強種以智材經綸乃密勿惟我臨湘君超然異輩羣談心及政治慷慨每夜分三政有餘跡三年益蓄儲從此宏敷布善政澤詩書瀟湘洞庭水此心良足擬以教爲養基民流乃可止持此用報國君子有嘉則當道今大賢表率端其極小子未聞政興國有微篇贈言於臨別繼繼藉之傳

言古丈坪者至畏若蛇蝎以其苦也以其權之不一也然權則有事可辦視人之爲之耳其苦瘠則於布政或少優優之快要亦非蒞官者之足病也以此詩存於志以贈後之爲古丈坪而

有良友之志者則鴻勳之所以惠此古丈坪者爲不沒矣
又採人數詩及詩話一首如下

到任伊始發策切問有向生掄元以詩對有可見古俗者存
之

春龍秋鬼觀音會一樣廳城五八天何似外邦開博覽諸般工業
競強妍

賽會

傳說春正過小年噤聲不語類寒蟬餘從俗變無他節記得嘗新
設盛筵

苗民節候

祖先中外原爲一人類學家語不誣廖石吳龍猶是姓謾傳舊說
出槃弧

種族

鎮遠靖遠綏遠三王廳民奉祀甚虔有舉人王者瑞不知其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六二

籍詩以頌王今摘其句以見三王之說

有句云構胎未必非龍種命世原來是虎兒又曰雅溪不有瑤光
現那得騎梁樹義旗

原注

相傳王母楊姓於雅溪之旋潭感龍神

授孕生三王爲世名將又三王征苗於騎梁洞三十六人斬首九
千又曰三廳香火供生佛萬里長城屬死臣

原注

乙卯苗變鳳永

諸城急仗神保佑平安又有句云鬚眉直逼黃初古

相傳漢人

諸體記事之類 藝文之六

古今文章流別別古今文章之體而窮其流極其實百家諸子何一非文兩間繁雜何一非文因其事而言之有物行以有恒斯皆文矣文章豈有一定體裁後之爲文摹倣古人得其一似乃以文鳴其實詩自爲詩史自爲史傳自爲傳攷工記自爲記王會解白爲解其事如此故其言如此非意擬一體裁一文詞而自馳驟其中以自各範圍焉善夫尼山之言也有德者必有言德之爲言得也自天地人倫庶物一有得於心躬行於身自有見於言言卽文也孔子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又非學爲文章之爲也博考於古今之故觸類而發其文自燦然可觀一類有一類之文詞應附其手此非不學者所能行遠之功不過如此而已古丈坪廳志藝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六二

文不拘一格適此意也其不能以上五類類之則另爲諸體一類以志凡可以言之成文者足以經綸人物辨別事理得一日之安靖保百世之平安小而一名一物之微大而一官一邑之全皆於此乎記之夫以修志者求文之殷至此而人之以文應者只有此數則古丈坪廳之言文者亦少矣雖然非文之患乃實行之患君子將以治此百姓使蹈德而庶富因不在求之於外矣丁未孟夏下浣董鴻勳序

夫爲妻禫說

許炳元

喪之有禫以服制有限而情不自己者制此所以盡其餘哀也故非其人則不禫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明此外則不得禫也夫父母生我者恩至大長子將以傳重者義獨隆爲禫宜也妻者齊也說父妻訓婦與已齊者是也徵之儀禮喪服妻爲夫喪服三年夫爲妻僅以期年之服報之似近薄矣然子爲母若父在爲父所厭亦止期年改夫爲妻不敢有所加增亦止以期年之服服之與父在爲母同同服故同章賈公彥言以其出嫁天夫爲夫斬故夫爲之亦與父在爲母同可謂得其情矣而程子亦曰妻爲夫服父之服故夫以母之服報之是說尤爲能得聖人制禮之微意然此特以限於義故不敢盡其情先王知其情之弗伸也所以特

制爲禫以表異於他所爲服之期喪雜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紒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三年之喪儀禮士虞記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註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言澹澹然平安意也雜記之言爲夫爲妻與父在爲每言之也父在母喪夫爲喪主顧亭林日知錄謂子從父而禫說甚是禫爲除喪之祭而中間自祥至吉服亦有辨祥祭時朝服縞冠禫祭時元冠黃裳禫訖則朝服縵冠踰月吉祭元冠朝服既祭乃元端而居復平常孔穎達於雜記疏固詳言之矣惟是夫爲妻禫亦尙有父在父不在之異父在父爲適長婦主喪服問言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是父爲主喪子故不杖不杖則不禫小記言宗子母在爲妻禫言母在爲妻禫則父在不得爲妻禫可知

言宗子母在爲妻禫其餘嫡庶子父在得爲妻禫並可知母尊不足以厭子故母在爲妻得禫賀瑒謂宗子尙然則其餘嫡子母在爲妻禫可知說甚是也而賀循乃曰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嫡庶母在爲妻並不得禫意以母尊足以厭子故也夫母厭子之說晉范宣曾辨之以爲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援父爲比以屈降支子

國朝閣百詩於孟子王子有其母死者章集注引陳氏庶子厭於嫡母之說亦以爲當請於朝用加刊正謂當是爲父之餘尊所厭是皆可謂能洞知禮意者若夫眾嫡子之婦喪父不爲喪主服問言太子則嫡長婦也則雖父在應得杖小記言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得杖卽得禫矣喪服大記云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

者父在爲母爲妻夫爲妻廬故爲妻必禫古人夫妻之喪其嚴也蓋如此

炳元明於經術解經文多能補曲臺所未及錄此以見一班經生家言近有實用以備一格可也

論馬希範銅柱前半言銅柱之由立已見前不多贅 董鴻勳要之馬興伯希範父子之能鎮撫當時者固非盡恃武力用智術已也其銅柱之立蓋可得而推論矣天下雲擾之際洞庭沅澧之間人有逸志周行逢諸人之亂未已此不惟湖以南湖以西北士民思有所依庇以安其生卽五谿之族八崗之豪亦豈不思封境自守偷生視息於戎馬倥偬之日而自古禦彝之策尤以爾無我詐我無爾虞爲先疆塲之事一彼一此尤爲詐虞之媒故唐之盟

吐番以大渡河爲界秦漢盟賚羌也以黃龍鍾酒爲詞賭咒河爲界後世及近今國界領土之立盟勘址尤不勝述此馬氏之銅柱所以致嚴於域民固國之方也又考湖南形勢上以九疑衡湘爲深阻自古八排猺民窟穴於連桂柳永之間西以辰沅爲阻與猺同種之槃瓠之族今爲紅黑各苗芴育於黔鄂川湘之邊此而處置一或失機勞師動眾非歲月所能畢苟一族侵越則百蠻生心溪州刺史彭士愁世有其土能號召其眾不有以伏之則不思鄙我蠹賊我者幾何溪州遂服無以靖之防禦斯難言矣此又馬氏銅柱所以懾異族之心思爲湖南全州計非祇爲溆州一域計也又考馬氏建國長沙偏湖南鄉以四方計此中央也自西之極境接邵州逼誠州皆山險崎嶇楊氏蘇氏土蠻各族窟穴其中非洞

庭澤國之一例形勢用兵之難尤以五溪爲最自馬援梁松而後世以羈縻爲主義未有得郡縣其人民竟比內地之法行之者以其土地不足以賦稅人民不足以材使固其族姓以爲長吏因其界限以爲關防不擾不驚所益已多此湖以南西南形勢所不得不出於羈縻州之爲者則又馬氏銅柱之因地制宜以彝制彝卽以彝域彝之策宜然也李宏阜之記鴻烈於將來豈夸也哉雖然古今之治體不一一人之情僞亦變刺史宣慰土司社把之設在明代爲得策在後世或類於養癰貽患者則又不得以一概而論我朝命鄂爾泰張廣泗總督雲貴滇黔各土司十九改流傳恒年岳諸人之征勦新疆西藏皆爲內地向之溪州久爲永順將兼五洲而視一何煩界域內之民苗哉則又大一統之規模茲苟且自雄

者之比也

記古丈坪廳義勇三起

杜生龍

咸豐五年粵匪陷武昌杜大定奉文在籍招募自備資斧得古字號一營五百人皆子弟之勇而知方者大定胞弟健元隨行星夜馳赴荆襄一帶援勦隨同大隊收復武漢立功各處歷蒙大帥優獎大定健元皆以勞得官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雲貴總督張亮基札飭大定回籍挑選精壯勁勇技藝嫻熟之人一百名由永綏秀山西陽州一帶兼程至重慶補入中軍親兵此次帶中軍左哨杜生龍右哨黃鐵山中哨黃于飛皆古丈坪廳人由從九投効帶隊護餉十月行抵四川叙州府因雲南大道梗塞前進征勦同治二年正月張調黔撫大定帶領赴黔勦賊歷著戰功六年回籍省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六七

親八年二月貴州提督張文德鳳凰廳人札大定招募復字營楚勇入黔勦撫連獲勝仗都勻羊安之敗因口糧未至兵勇飢潰營弁力戰陣亡者黃中興等數人皆奉旨優卹與大定皆另有傳其由古字義勇隨大定立功而隸籍本廳者

花翎總兵銜儘先副將魯德興西英保人

花翎儘先副將張明喜外功全保人

花翎儘先副將趙大富內功全保人

花翎儘先都司向德行羅依依保人

藍翎儘先守備向明拔內冲正保人

以上五人均古字號義勇出身又保靖人張開友官至署上

江協亦由古字號出身者

花翎儘先副將張志孝西英保人

花翎儘先游擊孫章登外功全保人

以上二人均中軍楚勇出身孫以隨丁貴也此數人者亦皆一時之傑也古丈坪廳之義勇一古字號二中軍三楚勇蓋三次出師前後皆杜大定爲之也謹誌原起以備采擇云原文甚明固略加點定存之

記衛公家屬免難事

羅紹文

咸豐三年署廳憲衛公鳳山字鳴崗山西太原人以例需次通判家本巨富父兄弟三人長次皆無嗣極友愛各爲公娶一妻一妾後生五子四女各以娶之所出爲後三房遂皆有嗣到任時童僕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六八

至百餘人俸廉不給歲自其家助銀數千金歿於任時髮匪正熾長沙武陵同時危急官眷急欲扶櫬回籍將至常德賊方攻破城池眷口二十餘人皆冲散長子東寅方十四歲被賊擄去杜大定由湖北軍營回舟泊洞庭湖中楊閣老遇前廳憲秦公廷杰云風聞衛官家眷在常德遇難君過道可探聽之若救得一二人性命乃極大之陰功也君之封翁平素最肯救難濟急我在古丈坪作官素所深知君切勿忘也此時常德之賊已竄岳州大定至常訪求官眷正由鄉間逃難方回哀乞拯命大定好言安慰時苦資斧無措適古丈坪營餉船抵常百總向大洪撥借百金乃雇船載官眷回古供膳於家大定帶廳差尹升一人遶道數千里至太原送信伊家專人迎歸一家男女二十餘口竟免於難方東寅之被賊

擄也從至岳州官兵大勝東寅乘間逃出遇廳書張興倫在營相識請於主將派兵送回古與其眷相聚大定家並以迎歸竟無一損折

此羅紹文所呈隱德事批其後曰臧洪義士不忘郡將漢之府史多有致身捍患之義前史義之比於忠臣之爲蓋郡縣之制本諸封建親上死長誼固宜然不謂大定之厚乃見古人如百總向大洪慨然撥借廳書張興倫之請勇護送廳差尹升之千里通信皆足嘉已江忠烈忠源千里歸友之喪後至安徽巡撫浙有爲吏員者存卹其故官之後子孫遂科第至今湘潭陳恪勤公之在江甯被難得一差之力後總督河道此差竟官武弁以致通顯紳士如杜大定者難矣若書差張興倫尹州亦豈易得哉爲述近世厚德

之報以勉杜與諸人之後並點定其文存之

自叙

今直隸大名府開州項顓氏之遺都春秋衛之所遷有淵水名澶諸侯之所盟會也宋邊契丹澶爲重地宋眞宗回鑾於此今州城有遺碑城北十二里有仲子由墓城南十八里瑕邱平原千里特起峻拔其南數十步有高原孔子自衛反魯諸賢飲餞於此鴻勳先世居山西之洪洞縣明永樂遷民籍開始祖來居於瑕邱高原之間五六百年間讀書力田以爲世業先代修

孔子廟堂於高原坵祀直臣史魚君子蘧伯玉率鄉人子弟誦法習禮其中百有餘年子孫守成規不變祖亞新山西壺關長治知縣父繼芳湖南桂陽東安知縣同父六人兄皆鄉舉爲知縣弟儒學生員自祖父兄弟爲牧令者十餘人鴻勳以先人宦游之故生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七十

於衡湘之間光緒二十年甲午科副榜二十二年就職直隸州州判發湖南蒙

撫部院吳 以年富才明註考留省年滿甄別蒙
布政使司錫 以謹慎安詳才亦明達註考解餉議叙儘先補用
奉

旨依議欽此以例升同知三十年引
見奉

旨發往年滿蒙

撫部院龐 以學裕才長究心政法註考留省補用三十二年委
署古丈坪廳撫民同知六月二十一日到任歷署澧州直隸州州
判充寶南局監督高等學堂副辦總理長沙商埠會審官現年四

十五歲歷委湖南各項要差均無貽誤不具述昔司馬遷爲歷朝之史記班固作一代之漢書咸有自叙一篇以述其家世與著作之淵源以自列於古作者之後此志旣鴻勳一人之手所成宜有以自叙然苟淵源儒學演策大人治譜傳來自揚芬清今則卑陋不學之文深虞其僭故略述家世履歷以誌一時鴻雪之跡云爾

古丈坪廳志跋

古丈坪廳志凡十六卷卷五六七八十頁不等都凡壹千零二十一頁四十萬零四千三百一十六字起手於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吉成書於四月下浣兩月而不足古之人學問道德百倍後人其成書無如此之速者以庸下不學而又爲古丈坪廳創志問以聽訟臨民不能專一又苦獨少助其疏漏不能完善不足列於行省廳州縣之志明矣費旣自捐繕查各役不得不藉手本署之人夫昔欒布李善具爲將儒蕭何敬德位至公相事在自強豈有定哉僕人楊琛衡山人檢查卷冊頗有微勞其繕寫之書吏並記於後以示不忘四月二十四日董鴻勳跋

粟鏡涵

張次生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七二

繕書吏員李文樓

向潤湘

張昆生

向慎五

全春渠

游紹先

創修古丈坪廳志

署撫民同知董鴻勳 撰稿捐費成書十六卷約省民間銀壹千兩

印刷捐貲姓氏

署都司吳峻 捐銀壹拾兩

營汛 合捐銀叁拾兩零壹錢伍分

楊圭斑 捐錢伍拾串文

傅慶餘 捐錢叁拾串文

張高佑 捐錢叁拾串文

傅其光 捐錢貳拾串文

傅元盛 捐錢壹拾串文

古丈坪廳志

卷十六

七三

石玉瓚 捐錢壹拾串文

許炳元 捐錢陸串文

羅崇本 捐錢陸串文

姚汝梅 捐錢陸串文

楊光德 捐錢陸串文

杜生龍 捐銀貳兩

張隆璧 捐銀貳兩

伍純佑 加捐錢貳串文

向天爵 加捐銀壹兩

陳季春 加捐銀壹兩

此項印刷經費不敷尙鉅俟有樂輸者隨時補載

